

雪隆福建会馆 128 周年会庆

《福建学》讲座

讲义

日期：2013 年 12 月 8 日

时间：上午 10 时

地点：雪隆福建会馆二楼冷气讲堂

主讲人：廖文辉博士，郑名烈硕士

主持人：林忠强博士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HOKKIEN ASSOCIATION
41-C JALAN HANG LEKIU, 50100 KUALA LUMPUR.

TEL: 603-2078 3530/3531 FAX: 603-2070 4612

Website: www.fujian-ren.com Email: secretariat@fujian-ren.com

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报告

廖文辉（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高级讲师）

（初稿，切勿引用）

摘要：

会馆为华社三宝之一，遍布全马，在各方言群中，闽南人的比重也较大，故此闽南地缘会馆林立。然而确实的数据是多少，目前仍无一明确的统计。本文的目的除了使用现有的文献资料，也通过各种管道收集整理闽南地缘会馆的名称、创办年份，进而以计量方式针对其在全马和各州的分布情况，以及创办年代，加以统计分析，以见闽南会馆这两百年来在马来西亚发展的情况。

一、前言

华校、社团和报章三者向来被华社誉为三宝，这三宝实际上就是马来西亚华社文化得以延续的三根支柱。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出现相当的早，颜清煌认为“19世纪，来自同一地域、操同一种方言的新马华人，引人注目地聚居一处”，“由于大多数中国移民带着强烈的多方观念到达新加坡和马来亚，为了安全、娱乐和互助起见，操同一方言者便很自然地会和谐地聚集在一起”，社团在这种前提下就自然形成了。¹资料显示，在19世纪初期，相关的会馆或其前身组织已经出现了，如槟城广东暨汀州会馆（成立于1795年或1801年，原名广东义冢）、槟城嘉应会馆（1801）、香邑馆（1805年前后，即槟城中山会馆）、马六甲惠州会馆（1805，原名海山会馆）、槟榔屿联合福建公冢（1805）、槟城番禺会馆（1819年以前，原名番欲公司）、槟城五福堂（1819，广州会馆）。²目前，依据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的统计数字，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数量已经多达一万一千多个，其中四千多个为宗教组织。有此可见马来西亚华人人口虽然只有六百万，但华人结社的能力和数量，恐怕是个创举。

有关马来西亚华团的研究，连篇累牍，专著方面早期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吴华³和颜清煌⁴，晚近则有石沧金⁵的研究著述。论文方面有刘崇汉⁶和郑达⁷的成果。目前有关马来西亚华团研究涉及的内容极广，有整体论述、个别会馆研究、社团趋势和功能研究等。

至于马来西亚闽南社团的资料，目前有两三分文件最为完整。首先是傅孙中编《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属会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1996），总共收集了全马来西亚157个福建地缘会馆的简史，其中138个为闽南地缘社团，19个为闽南以外的地缘社团，通读此书，基本可以让人大致掌握马来西亚福建地缘社团的情况。其次是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的第五章，整理了18世纪以来至2003年间全马来西亚福建地缘会馆的名录，西马161个，

¹ 颜清煌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页33、35。

² 据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页323—327整理。

³ 《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柔佛新山华族会馆志》（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77）和《柔佛州华族组织概述》（新山：陶德书香楼，2002）

⁴ 颜清煌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

⁵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⁶ 刘崇汉〈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3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1998），页347—378。

⁷ 郑达〈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新发展〉，庄国土、清水纯、潘立宏等《近30年来东亚华人社团的新变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页136-199。

东马 32 个，共 193 个。⁸但这两份文件的资料和名录仍有不少缺漏，有待补充。另有《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⁹整理的全马地缘名单，应该是最为完整的。迄今，又有一些新的闽南地缘社团成立，不在这份名册内，故此，本文在这基础上，继续收集整理，并以计量统计的方法加以分析，观察近两百年来，闽南地缘社团在马来西亚发展的情况。

二、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名称与类属析论

福建幅员广阔，基本可以分为六大民系，即福州、兴化、闽南、闽北、客家和龙岩。¹⁰由于闽南移民是马来西亚福建方言群中的主体移民，人数众多，本文之分析对象仅以闽南为主，其他则不在分析范围内。闽南是指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漳平、大田县，辖下的县市有惠安、永春、安溪、德化、金门、诏安、漳浦、华安、东山、长泰、云霄等。依据福建县市建制，马来西亚的闽南地缘社团大致有如下几种分类，首先以省会为名，即遍布全国，同时也是数量最多的地缘社团——福建会馆。事实上，马来西亚的福建人以闽南人为多数，故此福建会馆的领导层和会员主要以闽南人为主，故此理所当然将之视为闽南地缘会馆。其次是以区域为名的闽南地缘社团，仅有漳泉公会一种。其三是几个县市联合组成的社团，计有同安金厦会馆、诏安东会馆和永德会馆三种，后者一般归为永春会馆。其四是为数最众的单一县市的闽南地缘会馆，计有永春会馆、南安会馆、晋江会馆、安溪会馆、惠安会馆和德化会馆六种，这类会馆也是闽南地缘会馆的主要构成份子。最后是全国性质的总会，目前只有两个，即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和闽南乡团联合会，至于前述各类闽南地缘社团所组成的联合会，则归入其各自类别，不在此计。迄今，除了诏安东和德化会馆外，其他各属皆有组织联合会。

此外，永春会馆、南安会馆和安溪会馆也涵盖各自的宗亲会或家族会，皆视为属会之一。事实上，不论宗亲或家族会，是属地缘和血缘结合的社团，甚至有者是如假包换的血缘组织，如黄氏登进家族会和马来西亚举溪陈氏家族会，皆为显例。这些社团不论在组织动机、活动性质等，其性质更为偏向血缘社团，与地缘社团不尽相同，故此，这类社团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为了明晰掌握资料，以下将各类属的地缘会馆名称、数量和百分比，以及各自最早创办的会馆和最新成立的会馆年份和名称表列如下：

地缘社团	数量(百分比)	最早创会(名称)	最新创办(名称)
总会	2		
福建会馆	100(42.9)	1840年代(马六甲福建会馆)	2003(兰瑙福建会馆)
永春会馆	34(14.6)	1785(马六甲永春会馆)	2012(新邦令金永春会馆)
南安会馆	17(7.3)	1894(槟榔州南安会馆)	2010(下霹雳南安会馆)
同安金厦	17(7.3)	1920(浮罗吉胆金浯江会馆)	2009(下霹雳同安金厦会馆)

⁸ 页 322-378。

⁹ 赖益盛、罗正文《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星洲日报，2005)

¹⁰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页 72-134。

漳泉公会	15 (6.4)	1928 (槟榔屿漳州公会)	1991 (砂拉越漳泉社团联合会)
安溪会馆	13 (5.6)	1919 (檳城安溪会馆)	2000 (乌雪区安溪会馆)
晋江会馆	13 (5.6)	1883 (太平仁和公所)	2009 (关丹晋江会馆)
惠安会馆	12 (5.2)	1914 (槟榔屿惠安会馆)	1996 (霹雳惠安会馆)
德化会馆	7 (3)	1923 (柔佛德化会馆)	2003 (雪隆德化会馆)
云诏东会馆	5 (2.1)	1936 (砂拉越诏安会馆)	1970 (雪兰莪诏安东山会馆)
总数	233 (100%)		

表一：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数量表

从上表可知，福建会馆占了四成，另外的六成由各属闽南会馆组成。马来西亚闽南各属最早的地缘会馆基本集中在檳城和马六甲，占了各属数量的一半以上，共 6 个。马六甲两个，即福建会馆（1840）和永春会馆（1875），也是闽南各属会馆中最早的两个。檳城 4 个，即南安会馆、漳州公会、安溪会馆、惠安会馆。这如实反映马六甲是闽南人最早移入定居并繁衍成社区的事实。檳城是另一个闽南人移入较早，人数也较多的州属，故闽南会馆的成立相较其他地区也较早。闽南各属会馆中最迟成立的是云诏东会馆（1936），这表示闽南各属会馆在战前已经全部出现。虽然，不时仍有会馆领导老化，青黄不接的问题，但从上表最新创办一栏可见地缘社团仍有其市场和需要。1990 年代共成立了三个，千禧年后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三个，2010 年代迄今已有两个成立，其发展极为平稳。

从闽南各属会馆的总数来看，以永春会馆数量最多，共 34 个，这是因为马来西亚拥有比中国永春原乡还要多的永春人之故，所以在会馆数量上独占鳌头。其次是南安、同安金厦、漳泉、晋江、安溪和惠安，属会总数皆超过十个。数量最少的是德化和云诏东，分别为 7 个和 5 个。

福建会馆的名称使用也值得注意，早期有不少会馆以公司命名，具有会党的性质，后来会党成为非法组织，故此改名为会馆，目前通用的是会馆或公会，也有以公所命名，如叻思暨峇东加里福建公所、乌鲁音峇鲁福建公所和蕉赖区福建公所，也有以联谊社命名，如安邦福建联谊社。另有所福建会馆，以“闽南公会”命名，它们是永平闽南公会和曼绒闽南公会¹¹。

三、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分析

	福建会馆	永春会馆	南安会馆	同安金厦	晋江会馆	漳泉公会	安溪会馆	惠安会馆	云诏东	德化会馆	各属加总	总数	百分比
吉兰丹	1	1	1		1						3	4	
登嘉楼	3		1		1						2	5	
玻璃市	1					1						1	
吉打	5		1		1	1		1			4	9	

¹¹ 据永平当地人的说法是因为这两地以福州人为多，不敢以福建会馆命名，担心领导层由福州人主导，故有此一举，是否如此，附注于此。

霹雳	18	3	2	2	5		2	2			16	34	
雪兰莪	16	3	1	10			2	2	1		19	35	
吉隆坡	1	2	2		2		2	1		1	10	11	
柔佛	13	16	3	1	1	1	2	2	2	3	31	48	
檳城	5		1	1		1	1	3		1	8	12	
马六甲	6	2	2	2	1	1	1	1		1	13	17	
砂拉越	4			1		11			2		14	17	
彭亨	8	2	1				1			1	5	13	
森美兰	7	3	1								4	11	
沙巴	12	1	1				1				3	15	
纳闽		1					1				2	2	
总数	100	34	17	17	13	15	13	12	5	7			

表二：马来西亚各州闽南会馆数量表

在分析前，几个分类的标准必须加以说明。隆雪往往被视为一区，是因为这两区不论在任何领域皆血脉联通，难以分割，故此社团组织往往隆雪连称。纳闽虽为直辖市，但幅员甚小，一般将之纳入沙巴。玻璃市华人极少，其社团往往与吉打合组，故此两者视为一个单位。再者是各州闽南人数量的多寡和各州幅员的大小，都成为分析考量的因素，能左右分析情况。

首先，先来了解福建会馆的发展情况。福建会馆的功能主要在抟聚来自福建原乡的移民，故此全马各州皆有福建会馆的创立，其在各州的分布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福建会馆较少，闽南各属会馆也较少的州属，如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这些州属华人本就不多，闽人自然也不会太多，少量的福建会馆，已足够处理和满足同乡所需，即便是其他各属会馆也不易组织起来。玻璃市的闽南会馆皆与吉打合组，如南安、晋江和泉漳会馆。而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情况也相似，前者只有永春、南安、晋江会馆各一所，后者只有南安和晋江会馆各一所。

第二、福建会馆数量少但各属闽南会馆数量较多，其加总多于福建会馆者，如马六甲、檳城和砂拉越。闽南人较早进入发展的马六甲和檳城，却分别只有区区的6和5间福建会馆，值得进一步深究。马六甲早期的永春人最众，影响力很大，并远至新加坡发展，且和土著通婚，形成峇峇次族群。除了云诏东会馆，各属的闽南地缘会馆皆有在马六甲创立，这些会馆基本分摊了福建会馆的功能。加上后来大量闽南人，包括峇峇外移，以致福建会馆无法进一步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至于檳城的情况有异于马六甲，檳城闽南宗族力量强大，有数量庞大的宗祠、宗亲和家族团体来为族人谋利益，团结族亲。尤其是檳城的五大姓氏所组成的五大公司，总计檳城迄今已有165个血缘姓氏团体，而且大部分为闽南的宗亲组织。加上其他闽南各属地缘会馆也分摊福建会馆的功能，故此福建会馆的出现难免显得多余。至于砂拉越则是福州人的天下，人口众多，主要凝聚在福州公会底下，故此以砂拉越庞大的幅员，也只得3间福建会馆。但漳泉公会数量较多，基本也取代了福建会馆的功能。

第三，福建会馆较多，各属闽南地缘会馆相对较少的州属，如彭亨、吉打、森美兰和沙巴，这些州属各属会馆加总数量皆不及福建会馆。彭亨属内陆山区，以采矿和伐木业为主，广东客家人为多；森美兰为锡矿盛产地，也是以客家广东人为主，但幅员小，有七间福建会馆其实也属数量较多者。沙巴更是客家人的天下，各属闽南人不多，故团聚在福建会馆名下，而不需另组各属闽南会馆，沙巴

领土虽大，但闽南人较少，故有 12 间福建会馆，应属较多者。上述数个州属，各属闽南人相对较少，不易组织会馆，故此皆团聚在福建会馆名下。

第四，福建会馆数量庞大，闽南各属会馆分布也平均，这些州属是柔佛(13)、霹雳(18)和雪隆(17)。隆雪为马来西亚首善之区，经济最为发达，自然成为长袖善舞的闽南人聚集所在，而柔佛刚好位处华人最早移入的新加坡和马六甲，故此有不少闽潮人士进入。

其次，是各属会馆分布情况，有几点值得注意。各属在各州分布，稍加整理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其属会几乎遍布各州，分布最广的是南安(11州)，各州皆有，其次是永春(10州)和安溪(9州)。第二种是大量集中于某一州属，形成一枝独秀者，计有柔佛的永春会馆、雪兰莪的同安金厦公会、霹雳的晋江会馆和砂拉越的漳泉公会，而惠安公会则在北马居多，形成会馆区域分布的现象，闽南会馆在各州属分布情况，可以看见各属闽南移民落户所在。

各州各属会馆的分布，也值得留意。北马的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闽南人数较少，相关会馆也最少。由于玻璃市的闽南会馆与吉打合组，故此是目前唯一没有任何闽南地缘会馆的州属。柔佛是所有州属中各地缘会馆分布最均匀，各类地缘会馆皆有在此成立，其次为马六甲，除了云诏东会馆，其他各属会馆就有成立。至于各州属会加总数量最多的是柔佛，共 31 个，往下依序是雪兰莪(19)、霹雳(16)和砂拉越(14)。

最后，除了云诏东和德化会馆，其他各属会馆皆有联合会的组织。而柔佛永春会馆因为属会众多，故此又有柔佛永春联合会的组织，砂拉越的漳泉公会和沙巴的福建会馆也是类似的情况，皆有州属本身的联合会。

四、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创办年份分析

	福建会馆	永春会馆	南安会馆	晋江会馆	安溪会馆	惠安会馆	同安金厦	漳泉会馆	云诏东	德化会馆	总数	百分比
1750-1799		1									1	
1800-1849	1										1	
1850-1879	3										3	
1880-1889	4	1		1							6	
1890-1899	5	3	1								9	
1900-1909	3										3	
1910-1919	2	2	2	1	1	1					9	
1920-1929	11	10	2	2	1	2	3	1		2	34	
1930-1939	6	5	1			4	1	3	1	1	22	
1940-1949	4	1	1			2	4		2	1	15	
1950-1959	14	5	1	1	2		2		1		26	
1960-1969	19	3	1	3	1		2			1	30	
1970-1979	6	1	1	5	1	2	1		1		18	
1980-1989	7		5					9			21	
1990-1999	6				6	1	1	1			15	
2000-2013	4	2	3	1	1		3			2	16	

总数	95	34	17	13	13	12	17	15	5	7		
----	----	----	----	----	----	----	----	----	---	---	--	--

表三：马来西亚闽南社团年代分布表

本表各会馆的创办年份，目前仅望万福建会馆、亚沙汉福建会馆、新邦木阁福建会馆、榴莲东葛福建会馆、珠宝福建会馆和吉打漳泉公所六间无法取得，文冬福建会馆则创办年份不详，这些都不纳入计算范围内。另有部分会馆由于档案文件损毁等因素，以致无法确认创办年份，但可从其现存简史中推定其大致创会年代。此外少数会馆，成立较早，有相当的历史渊源，但却迟至晚近才注册，如新古毛福建会馆，他们为了成为福联会的会员，在 1996 年注册，将原有的名称“工余俱乐部”改换，其创会年份仍以较早的年份为准。

若依据闽南会馆成立时间先后来分析，可以区分为几个时期。第一期是 18 世纪末期至 1879 年以前，只有 4 间福建会馆和两间永春会馆成立，可以视为草创期。第二期是 1880 年到 1919 年，这段时间福建会馆的数量逐步在增长，共有 14 间。闽南各属会馆共有 13 间，除了永春有 6 间新属会成立，南安、安溪和惠安会馆也相继成立，可以视为发展期。

第三期是 1920 年代到 1960 年代，这时不论是福建会馆或闽南各属会馆，成立的数量皆翻倍增长，平均每个十年皆有 25 所会馆成立，共 126 个，即便在 1940 年代，曾经历三年 8 个月的日据时期，会馆发展停顿，在战后短短的数年间都有十余所会馆成立，可见其发展势头。这期间，尤以福建会馆、永春会馆、惠安会馆和同安金厦会馆的成立最为迅猛。同时，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也就是颜清湟所谓的“华人方言组织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十年”¹²，闽南各属会馆也全数成立，可谓遍地开花，尤其是 1920 年代，闽南各属和福建会馆成立的数量共 33 个，是成立数量最多的十年。值得注意的是 1950 和 1960 年代的两个十年，福建会馆的成立，可谓翻了几番，共 24 个，可以视为蓬勃发展期。第四期是 1970 年迄今，属平稳发展时期。福建会馆和各属会馆皆陆续稳定增长，平均每个十年皆有十余间的会馆成立。其他各属会馆则在某个特定的十年内，数量翻倍增长，如 1940 年代的同安金厦、1950 年代的永春会馆、1980 年代的南安会馆和漳泉公会、1990 年代的安溪会馆。这时期，各会馆开始扩大组织、功能转换和转型。

五、小结

从上述的计量分析，除了可补充学界主要以文献进行的社团研究之不足，同时也可修订一些论点。例如颜清湟认为 1920 和 1930 年代为社团成立最为蓬勃发展时期，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据表三的数据显示，在闽南社团的情况，这个蓬勃发展时期应该还可延续至 1960 年代。此外，表二显示以闽南人居主的檳城，竟然是马来西亚州属中福建会馆较少的其中一个，透过这些数据，让我们对闽南社团在我国发展的面貌，无疑有个比较真实的了解。

*****任何资料和意见提供，请联系廖文辉 012-2739022 (HP)，或 03-87392770-6204 (O)，电邮：bonhoi.lew@gmail.com。**

¹²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页 36。颜清湟认为“共组织了至少 11 个方言会馆”，恐怕过于保守。

闽南人的家族会组织

鄭名烈

(華社研究中心)

一. 前言

国内的宗亲组织不计其数，但在分类上可分为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组成的家族会组织，以及以姓氏做纽带的姓氏组织。这里所指的宗族在定义上是一个以血缘做纽带，由一个共同祖先所繁衍后代所组成的群体。在清末民初时期，福建广东地区许多人民迁徙到马来亚，一些宗族的大量口也随之迁徙到马来亚，在人数和经济条件成熟时，有些群体在马来亚就会建构家族会组织。

家族会组织的特点在于能够追溯所有会员们的谱系。倘若中国原乡的宗祠仍然保持完好，更或者族谱仍然流传下来(文革时期，许多宗族的家庙和族谱均遭到破坏)，即能清楚辨识族亲们之间关系的亲疏。

家族会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因而仍然保有很强的凝聚力。按照笔者所做调查，在檳城以外的霹靂、雪兰莪、彭亨、森美兰，以及柔佛州这些开发时间较海峡殖民地更晚开发的地区，也出现大量家族会组织。目前已确认的永春籍家族会组织有 33 个，南安籍 15 个、安溪籍 6 个、厦门籍 2 个、兴化籍 1 个、潮州籍 1 个。显示闽南籍的宗族文化响较其他社群深远，原乡的宗族网络在马来西亚再建家园之时起著很大的作用。

在传统的闽南社会，社群认同有一定的层次性。笔者认为，移民马来亚初期，闽南人的认同层次依序是血缘、地缘、方言。而业缘和学缘是后来社会发展后的衍生物。对于第一代渡马始祖的差序格局，血缘的认同优先于地缘。但第二代因地缘改变，血缘关系逐渐失去原有作用。家族会的产生，往往是在第一代缅怀乡情，以及对传统宗族文化的认同才成立的。但随着社会变迁，宗族成员的国内再移民，这种家族会组织也面临著巨大的挑战。必须透过籍贯意识的再建构，提升组织的内涵，才能赋予家族会新的生命力。

二. 姓氏會館與血緣性組織的差異

1. 姓氏會館不能與血緣性組織劃上等號

国内的宗亲组织不计其数，但在分类上可分为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组成的家族会组织，以及以姓氏做纽带的姓氏组织。家族會的前身是宗族組織，而姓氏会馆不等於血缘性组织。这裡所指的宗族在定义上是一个以血缘做纽带，由一个共同祖先所繁衍后代所组成的群体。但也可能是由超过两位同姓氏但无血缘关系者，因住在同一地区的地缘因素，他们所繁衍的后代子孙基于互利与生存需要而

进行联宗的族群。姓氏總會、姓氏會館這類組織與家族會容易區別之處，乃前者的會員之間沒有譜系可循，要修族譜也不知從何修起。而後者，祖宗十八代皆有跡可循。

在清末民初时期，福建广东地区许多人迁徙到马来亚，一些宗族的大量口也随之迁徙到马来亚，并重新再组织家族会组织。而姓氏組織，會員們並沒有共同的近祖關係，一般都以姓氏發源地的郡望號來做為結社的共同紐帶。同姓者但不同籍貫，均有资格成為姓氏会馆的会员。但年代久遠，不同籍貫者，除了姓氏以外，還有多少共同的歷史記憶？大多数这类组织都会牵强付会把故事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至於近祖為何出现在广东、福建，因為不清不楚，所以多半隻字不提。即便要建構歷史記憶，或者造成結構性失憶，能夠利用的“材料”也非常有限。即便是祖籍地為永春人的同姓者，因姓林、姓陳或姓鄭，各別擁有五、六十個宗族，同姓者的祖源未必相同，所能擁有的共同歷史記憶必然有限，更何況是不同籍貫的同姓者。

2. 國內各籍貫家族會組織的分佈

馬來西亞的家族會組織除了檳城的漳州籍的幾個宗族組織外，在霹靂、雪蘭莪、彭亨、森美蘭，以及柔佛州這些開發時間較海峽殖民地更晚開發的地區，出現了較檳城更多的家族會組織。但值得關注的是，客籍、粵籍和琼籍的家族會尚未被發現，潮籍和兴安籍的僅只是少數，數量最多的仍然是閩南籍，尤其是永春人。

(1) 潮州籍

潮州下鯤江張氏家族會(麻坡)

(2) 莆田籍

莆田華亭鎮西許村徐家族會(巴生)

(3) 廈門籍

林佳萬家族會(麻坡)

(4) 同安籍

檳城姓周橋公司(同安縣杏林社周氏)

馬六甲曾厝社御史喜魯陳氏家族會(同安縣曾厝社)

(5) 漳州籍

檳城龍山堂邱公司

檳城九龍堂林公司
 檳城霞陽楊府植德堂
 檳城謝氏石塘世德堂

(6) 安溪籍

舉溪陳氏宗親會(直涼)
 真山陳氏家族會(吉隆坡甲洞)
 藍田鄭氏家族會(萬津)
 蓬萊劉氏公會(吉隆坡?)
 馬來西亞安溪芸美李氏家族會。
 馬來西亞安溪蓬萊大乾林氏家族會

(7) 南安籍

霹靂戴氏家族會(南安洪瀨鎮)
 馬六甲注禮堂戴氏宗族會
 檳城戴氏家族會
 檳城黃氏訪前詩峰社
 萬津洪宜邦內外家族會
 馬來西亞南安劉氏公會
 柔佛州南安東方張氏公會
 檳城尤氏卿田堂
 檳城陳氏潮唐社
 檳城李氏內益社
 檳城林氏溪東公會
 巴生溪東林氏公會
 王氏家族龍泳社
 祖奉家公司族社
 南陽葉氏宗族

(8) 永春籍家族會的分佈地區

家族會名稱	柔佛	馬六甲	森美蘭	彭亨	雪蘭莪	霹靂
1. 石鼓黃氏登進					X	
2. 石鼓桃場林氏					X	
3. 石鼓南湖鄭氏			X			
4. 岵山南幢郭氏						X
5. 岵山小姑南山陳氏					X	
6. 東關外碧陳氏					X	
7. 東關美升黃墘鄭氏					X	
8. 東關偉公陳氏					X	
9. 東平鴻榜陳氏					X	

10. 東平肇永公李氏	x		x		x	
11 五里街龍頭陳氏	x					
12 五里街霞陵林氏	x		x			
13 桃城邱肇基			x		x	
14 桃城周氏公會	x				x	
15 桃源崇魁陳氏	x					
16 桃城外坵社前李氏	x					
17 桃城鵬翔鄭氏	x				x	
18 桃城鎮高陽余氏(麻)	x					
19 桃城鎮高陽余氏(峇)	x					
20 桃城湖堀王氏		x				
21 五里街貴仁顏氏		x				
22 湖洋彭城劉氏	x					
23 湖洋仙溪鄭氏	x					
24 湖洋蓬萊黃氏	x					
25 介福揚美鄭氏	x					
26 介福大坵頭林氏	x					
27 介福穎龍津陳氏	x					
28 介福紫美鄉鄭氏	x					
29 仙夾夾漈鄭氏	x					
30 蓬壺美山林氏					x	
31 外山云峰內外鄉林氏	x					
32 達埔錢山張氏						x
33 達埔葉氏福卿公					x	

照片 1.位於麻坡武吉甘蜜的永春揚美鄭氏公所



照片 2: 屹立于麻坡武吉巴西镇的颖龙津陈氏家族会的会所



三. 家族會的前生--宗族的基本特質與結構

1. 宗族的基本结构: 房派与堂号

中国闽粤的许多农村仍然保存着宗族社会的特质，中国的农村村落的形成，是由家庭人口分支、迁徙、开基、繁衍、发展而成，¹³特别是明清时期。因此，中国的农村基本上是一姓一族一村，或一大姓兼及几个小姓形成一村。这种现象的产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闽粤地区在民国以前距离中央政府太远，较少受到政府的约束，宗族的力量也因此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农村因为靠着土地生活，人口也就不太会流动，很自然的逐渐发展出聚村而居的现像。而闽南地区由于山多地少的地理环境影响，集结人群力量来争夺耕地、水源更是一种生存的必要条件，也因此强化了聚族而居的文化。目前的永春乡二十几个乡镇的农村，基本上仍然保存宗族社会的面貌。

宗族在定义上是一个以血缘做纽带，由一个共同祖先所繁衍后代所组成的群体。在组织结构上，宗族可透过明确的谱系来辨识成员之间血缘关系的亲疏。在文化上，因为世代聚族而居而具有本身的特殊性。

¹³ 施由明(江西省科院)，〈明清时期宗族与农村社会控制—以江西安义县千年古村为例〉，《[农业考古](#)》，2006年第04期，页90。

宗族的結構，一般在縱軸可再區分房派和堂號。在縱軸上，則是字輩譜，又稱為昭穆系統，在族譜上均會清楚記載。有些宗族把這幅字輩譜寫在宗祠內顯眼處。家族會組織的特點在於能夠追溯所有會員們的宗族譜系。倘若中國原鄉的宗祠仍然保持完好，更或者族譜仍然流傳下來（文革時期，許多宗族的家廟和族譜均遭到破壞），即能清楚辨識族親們之間關係的親疏。一般上，在原鄉來自同一堂號者，基本上大多數是五服內（即高祖父是同一人）的親屬。按照我們上一代的觀念，五服內的關係已算是近親關係。家族會因為共同的歷史記憶，因而仍然保有很強的凝聚力。

宗族形成之前，先是因一個家庭的人口繁衍而進行的分房。也即是房派的劃分的開始。一般上在分房時的那個家庭有幾個孩子即可分為幾個房派，每一人即是各房派的始祖。宗族分房後，各房繁衍子孫在人數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後必會再進行分房。隨著時間的推移，房（Sub-lineage）的代際不斷增加，但由於中心點是永久的，房依舊保持結構上的穩定。¹⁴

分房的機制不凡在每個家庭重複，經過幾代的衍繁，初始的房派也會再析分出新的房派。從開基者往下開展，最後的結構如古埃及金字塔，而且基座隨著時間逐漸在擴大。這種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族的形成，是經由家族及家庭相裂變的結果。

只要宗族的族譜保存完好，整個宗族的譜系清晰可辨識，往上追溯即能找到自己所隸屬的房派。但房派並不足以說明血緣關係的親疏，必須再往下透過房派底下的堂號，搭配宗族昭穆系統的字輩譜，才能按五服關係找族中有那些再從兄弟、族兄弟等高祖底下，堂兄弟以外的近親有那些成員。例如永春大坵頭林氏宗族在獨立前就有50幾個堂號的抵達馬來亞。永春揚美鄭氏在堂號也有了29個堂號的成員在馬來亞定居。堂號讓他們辨示了族親關係的親疏。

宗族的堂號有別於郡望號。郡望號是姓氏源流的一種代號，例如“滎陽堂”是鄭、潘、池的郡望號。“潁川堂”是陳姓的郡望號。但宗族的堂號則是宗族境內每一棟房子的一種代號。這些堂號應是族中有學之士所命名，其含意有富貴或者所處地理環境來命名。堂號在宗族的產生除了顯示族中出了有學之士或讀書人之外，也反應了一個宗族對文化的重視。堂號的發明，除了解決中國在古時候的地區政理沒有門牌制度的管理問題之外，也建立了宗族親內各戶人家的親疏關係的辨識系統。更體現了宗族社會對血緣系統的重視。一般上，同一堂號可由一戶或超過一戶人家所組成。同堂號者都具有五服內的親屬關係，即是同一高祖所繁衍的後代。當某堂號的人口增加到一定程時，就開始有人搬離祖宇在附近另辟新居建立新堂號。因此堂號與堂號之間也有從屬關係。即使到了海外，永春人仍然保有堂號的觀念，例如麻坡永春龍津陳氏公所創辦人陳光前在他的新居落成時，就以“永源興”做為堂號。

在傳統宗族社會，除了族譜之外，大家庭有自身的家譜，各堂號也可能有自

¹⁴莫理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著，劉曉春譯：《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6。

己的堂号谱，财势强大的房派本身亦可能设有本身的房谱。势力较大的宗族，甚至有本身的宗祠、书斋、仓库及房产，所具备的条件已足以自行建立宗族组织。唯中国的宗族往海外迁移再进行重建之后，因地理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差异，房派的功能与意义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房派底下的堂号，更具凝聚族人的功能，尤其亲族移民模式下，堂号更是中国人清末民初时期往海外移民的重要基础。

2.族亲关系的辨识系统—世系汇志的历史意义

在麻坡有三个永春的家族會組織曾編列族親的《世系汇志》，分別為揚美鄭氏公所、大坵頭林氏公所，以及穎龍津陳氏公所。在体例上，《世系汇志》有别于传统的族谱。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族谱记载的是历代祖先的基本资料，宗族的结构、有功勋的历代祖先，甚至祖先迁徙的过程。简单的来说，族谱即是一部家族史。而《世系汇志》则是在编志时将在这里能够收集到的族亲的基本资料汇集，有关渡馬始祖祖輩的资料至多可追溯至上两代。從中仅能看出概括性看出房派、堂号的谱系，却未能明确掌握五服亲属关系。但字輩一般都完整保留，每位族人的在宗族内的辈份排序仍然有迹可循。

世系汇志是为凝聚散居全马各地的扬美郑氏族亲而作。当年倡议编志者均是从中国的家乡南来，保有很强的族亲观念。《马来亚联合邦永春大坵头林氏世系汇志》在讓滙志的〈匯誌緣起〉的篇章即提到：“譜牒之作，其義殊大，足以正綱常，敦風化，明世系，使後世子孫，能知宗識祖，追本溯源，而各親其親，長其長，承先啟後，繼祖宗之遺志，勵精向往，得發揚而光大之。”¹⁵目的是避免数百年后代子孙相见时如同陌生人。在完成族谱谱笈的动机上，仍然脱离不了明清时期福建社会的“溯其源、分疏戚、序尊卑”目的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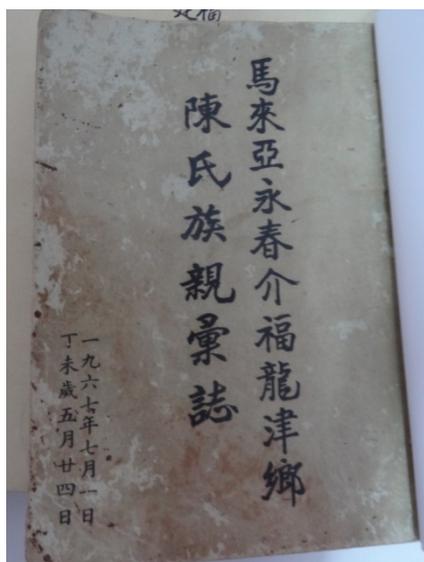
1949 年之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马来亚的中国移民要返回中国祖籍地已经很困难，那时候留在马来亚的族人已将马来亚视为第二故乡，但源自中国原乡的宗族观念仍然坚韧，对族亲关系的维系非常重视，在马来亚进行宗族组织的重建工作酝酿已久，因而才有本地宗族的世系汇志或族亲志的产生，藉此建立宗族成员的连系网络，来达到将散居各地的族人团结起来的目的。

宗族的《世系汇志》或族亲志以马来亚的族亲为主体，将南来的第一代当作第一世，再追叙父母亲的资料及故乡所居屋子之堂名，以清楚辨识这些族亲的在故乡的根源所在。在扬美郑氏和大坵头的世系汇志里，每一位南来的族亲除了辈份排序与原乡堂号的归属均清楚记录之外。龙津陈氏宗族则按居住在马来亚的族亲们的房派归属清楚记录，对于这些南迁者在马来西亚的后人而言，这世系汇志是族人辈份排序、堂号归属及追根溯源的的查阅典籍。也是族亲间血缘关系的亲疏辨识依据。许多人在马来西亚出生者后来都是根据这些汇志的资料，回到祖籍地找到自己的祖字。

¹⁵ 《马来亚联合邦永春大坵头林氏世系汇志》（上集），麻坡：马来亚联合邦永春大坵头林氏公所，1958，頁8。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因经济水平的提升，地方兴起修谱热，永春桃城镇洋上村的高阳余氏宗族已完成修族谱的大工程，高阳余氏宗族的谱系脉络因此清晰可查询。透过族谱资料，可获知武吉巴西高阳余氏宗族主要是珊房（四）官仓派的子孙。第十五世的祖仪有三子，长子为德论，次子为德盾，三子为德地。“苦力贸易”。“德”字为高阳余氏宗族第十六世的行第。祖仪的孙子为行第排第十七的“自”字辈。¹⁶目前武吉巴西的余姓族人的祖父辈即是“自”字辈。从《高阳余氏族谱》可清楚看出目前武吉巴西余氏族人的五服族亲关系。也获悉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原来亦是来自洋上村的高阳余氏宗族的族亲。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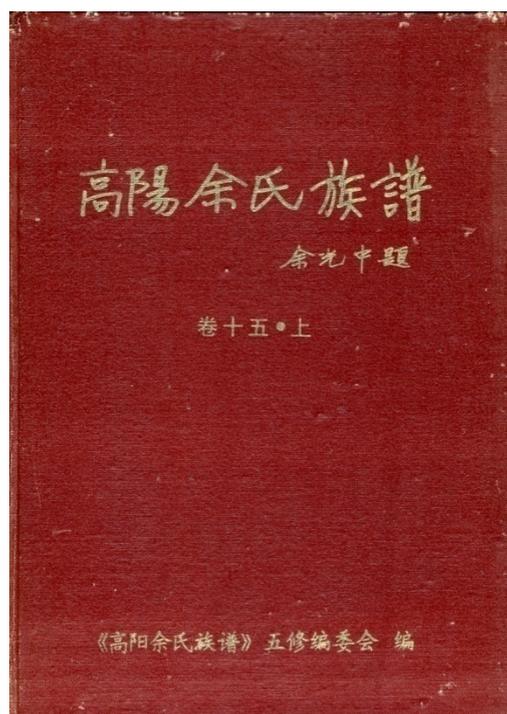
照片 3 龙津陈氏宗族的族亲汇志



¹⁶ 《高阳余氏族谱》，頁 625-662。

¹⁷ 《高阳余氏族谱》頁 78-79。

照片 4 高阳余氏族譜



四.結論:

在传统的闽南社会，社群认同有一定的层次性。笔者认为，移民马来亚初期，闽南人的认同层次依序是血缘、地缘、方言。而业缘和学缘是后来社会发展后的衍生物。对于第一代渡马始祖的差序格局，血缘的认同优先于地缘。因此，姓氏會館的會員們對組織的認同一般不遠遠不如家族會和地緣性會館和方言群。但第二代因地缘改变，血缘关系逐渐失去原有作用。家族会的产生，往往是在第一代缅怀乡情，以及对传统宗族文化的认同才成立的。但随着社会变迁，宗族成员的国内再移民，这种家族会组织也面临著巨大的挑战。必须透过籍贯意识的再建构，提升组织的内涵，才能赋予家族会新的生命力。

宗族迁徙到海外还能重建宗族组织，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转换，但当初渡马始祖的那一代成立家族会、购地建会所的目的，应具有传承宗族文化的意图。家族会组织能够追溯宗族的谱系，除了昭穆系統的字輩譜之外，與祖籍地所屬宗族的房派、堂號亦能進行對應，族亲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能夠清楚辨识。家族会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因而仍然保有很强的凝聚力。在这些宗族组织里，只要进一步追溯，仍然可找到本身的字辈谱、房派与堂号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只要经过梳理，宗族的谱系均能在所屬的祖籍地完整的对应出来。

宗族从原乡迁徙过程、参与地方拓殖的历史基本上即是华社先贤南来的奋斗过程。各个宗族组织若能为本身的宗族南渡历史投入心力进行详细的研究，综合起来，就是一部大马华裔南迁马来亚的历史缩影。

(**本論文仍未發表，請勿引用。)